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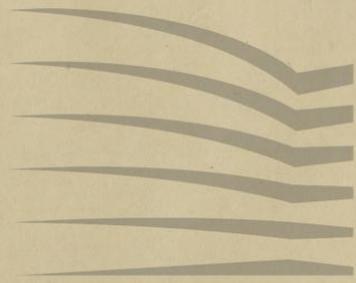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家學之重自昔然矣顧元方之有孱慈明之有或考亭以是歎嗣
守之難然則所謂家學者非名位文章之謂也蓋必求志行之無
忝焉永嘉介軒先生吾鄉之儒林文人也其學問道德之懿余兄
為作表墓之文詳乎其言之矣哲嗣小磬誠篤樸忠經明而行脩
見之者不問而知為介軒之子也今止矣其遺文與詩不多然皆
質實雄直亦不問而知為介軒之子之文也介軒由孝廉為校官
功業無所施於世小磬以歲貢生終年壽不若介軒而著書之多
又不及十之一然能守介軒之志行則誠無忝於所生者也余考
吾鄉宋時人物達者衆矣而當日推為名德世家永嘉必曰堂草
張氏經行丁氏瑞安必曰唐隩林氏子孫守其家法百餘年間典
型相繼不絕世之所謂名位彼皆未有以過人也而文章且無以
傳於後名位誠無足道即文章亦以人重人不以文章重也而况

介軒吾誰與歸光緒辛巳十月止園老人孫鏘鳴序

溫州市圖書館

WENZHOU LIBRARY

怡雲樓遺藁

次和怡園主人曾小石諧探梅作

洞霞凍不飛近臘天欲雪坐困句讀師清寒餘皮骨癡兒與頑徒
繞座猶顛蹶問字學呼唔聽之更悶絕偶讀探梅詩雅興生倏忽
為想疎影間苔磴歷詰屈清芬吐奇葩古音聆疏越顧茲庭前梅
開放將匝月但憐索笑難頓驚春信突年例可出樊漸對寒花說

留別周賢珊培珍再次前韻

君瘦既如梅我寒亦似雪相憐非有他舍肉但取骨四顧皆夷塗
放步恐隕蹶脂韋雖易合素懷奈隔絕嘯詠謝池上兩載真飄忽
論交有淺深詰別可伸屈丈夫坦蕩情萬里聯胡越君家有大儒
光霽擬風月敢附諍友例所望怒唐突智行原不同方圓豈異說

閏月五夏日自詠時庚申三月十五先余初度辰僅數日也
余以壬午是月生至辛丑再遇是閏併今

年為三

置閨在辰巳春過閨方中餘閨屬首夏積雨生寒風風寒誤氣序
撫景默自忡於余為生月百年有幾同回思二十載隨侍政門東
上階隨飛蝶嬉戲憐我神冠禮加皮弁壯志徵桑達曾賦閨上已
弱響協商宮適有鮓魚饋調以柑筍葱謂汝正初度飲茲琥珀紅
從今勤拂拭為願德符充棲山友麋鹿凌雲伍鷓鴻升沉論實際
妙用出磨礪誰知一瞬間歲月來忽忽明發懷義訓尚苦箕學弓
顧我昔未婚有兒今成童常恐潘鬢改積然上青銅翩翩耀文史
近畏少年叢勞勞弄馬槊遠謝時世雄徒為舖啜來歛跡坐發蒙
縱自嗤刻鵠有教仍雕蟲菽水不克供鮭鱸毋乃豐回頭課大兒
竊望砭頑聾敬宗有伯彥昂也甘惜惜奈何混沌數十鑽不一通
怒欲勞夏楚默自慚冬烘俯仰竟如此敢復問蒼穹義輪紆龍轡

晴景企矐矐青冥自寥廓燕雀猶高翀伊洛佳游詠良辰騁花醜
擬將重修袂訪道尋崆峒私謀鄙三窟薄技困五窮深懼十年後
知非若為功漫理壬癸符潛養閉房櫳且督幼兒讀含胎慰阿翁

蔡文恬仙以所藏羅漢渡海圖見示因賦

圖為宋李龍眠真蹟

下

君本括蒼詩酒禪却來甌海何因緣圖書已隨烽煙散賸有寶繪
抵腰纏蛟螭踞水工作勢驚濤駭浪遙吞天幾回展卷默有禱應
真出海尚儼然神威不難伏羣醜駢豎兩指高擎拳青獅白象供
驅使好挽天河洗戈鋌那知江岸聚萬鷁旌旗祇護老龍眠老龍
不惜鮫人泣萬斛明珠投暗室李冰入水河為平文翁拔劍江不
溢古來宰官度衆生投崖飼虎應一律當塗不識真味三空手難
施騎鯨術斗天竺鶴飄然去一卷藏如尺蠖蟄邇來託鉢謝池上
長嘯過盡洞霞艸相逢傾蓋先忘年拍座高歌坐捫蝨遽令法門

方子弟眼見八百餘年古人筆古人筆妙不可攀吾欲持此窺荆
關但覺銀濤掀天動靈鷲飛來尺幅間金珠寶塔聽應有聲雲日煥
發莊嚴顏天兵鬼怪森迎衛似從禹鼎圖神姦目迷舌橋不能下
卷尾復覩錦斑斑驪珠早為古人得欲避雷同筆力孱安得當頭
一棒唱為我砭愚更訂頑還君此圖三歎息天公何靳法王力古
來靈幻理難窮飛劍斬蛟應有日傳家留此希世珍豈為龍眠寶
道墨邇聞狂鼉吼閩嶠金戈鐵矛環海立何當飛錫下雲端芟刈
天荆絕地棘鐵甕不動金甌固震旦山川皆樂國我於是時面壁
如達摩淪精入石呼不出

題丁奧觀梅圖壽蔡劍芝

森

蔡侯靜者意有餘用杜集熙熙皞皞游皇初破浪不上凌風舸種
花祇荷明月鋤自謂五十未云老霞觴上壽何太早秋水一篇嚙

雪吟寒香沁腑亦得道先生有道清絕塵先生有友契以神挈楫
殷殷來勸駕為君與梅作勝因謂梅不負癯仙號空山無改歲寒
慘願君且斟花下酒祝君無如從君好西風一棹出甌城客子翩
翩上山行昨日洞雲封萬樹天為先生一放晴晴光照山山噴玉
玉花迴繞看不足當筵索笑快飛觴縞袂相逢盡仙躅仙家靜養
息深深便從數點見天心陽復於子春不歇丹藥何須海外尋江
南一枝遙相貢何如此日賞心泉詩歌難老為祝釐圖仿真率供
吟諷丁奧有梅人未知正似先生高卧時我甌雁蕩開南宋名山
際遇有早遲我兒躋堂介春酒索我題詩壽外舅欲換凡骨滌枯
腸安得嚼花三百斗

題項嘉甫漁樵半席圖

全是漁樵古不傳傳者託跡其偶然深山大澤養晦年出為霖雨

處雲煙得半不止或傾全權利相競誰肯捐予角去齒莫問天君
儻悟徹箇中元

寄松溪書塾呈家仲叔

丹鉛靜處好研磨新雨連朝興若何乍可米鹽拋似磔不應衾枕
戀成窠詩書結契佳時少山水為隣勝趣多借問松溪溪上樹也
曾載酒有人過

筆床茶竈易為家攤飯澆書靜不諱碧水遙來環戶檻綠雲新覺
上窗紗竹林似我投心早槐市何人望眼賒願借郵筒規畫虎莫
留書卷只塗鴉
頭顱三十竟無成漸媿家駒舊日名似此勞勞營兔窟不堪渺渺
盼鵬程願因喬木留嘉蔭漫詡皇華會遠征一事關心殊不寐牛
眠何處有佳城

世事由來古不齊
阮家南北惜分攜
每思金鑑傳栳捲
詎計銅盤供棗梨
向日靈花春不老
近山好鳥曉先啼
從今飽吸溪頭水
淨洗肝腸舊絮泥

畫義

欲將圖畫閱家家
妙製還憑手八叉
仰面躊躇難汝捨
從心高下更誰誇
表端望遠疑金爵
壁上翻空似玉鴉
不作魚竿頻釣水
閒情長得弄煙霞

琴薦

何必花磚並榻移
囊中錦片巧相隨
綠陰佇月眠初穩
碧澗聽泉枕不歌
事到兩頭皆妥帖
聲從十指亦逶迤
生非衾篔塵中性
領得松風入座時

東周達卿

廷藻

兼呈同局諸公

時清齋院堂公座

催科撫字漫疑猜小試他年守牧才豈謂赤孩登衽席翻從白屋
建春臺雲雖譎諫能遮日雨尚遷延未奮雷莫厭披荆還一載忍
看棠蔭掩蒿萊

和家小石叔贈別韻

到家少住又離鄉悵別殷情孰最長敲玉獨能抒別緒投金更以
佐輕裝暫教判袂烏衣巷預訂連吟白打場何處相思為信切停
車逆旅望斜陽

吾家名士我能知曾喜朝朝步履隨每動詩情敲鉢急間嘗酒味
舉杯遲遠行雖慣難揮手欲語臨歧轉乏辭報道春光回首到早
來促膝慰相思

驟降魚雁話千端把讀渾忘夜漏殘忽憶共調絃管靜不堪獨坐
雨風寒新詩能寫非韓買舊墅招游似謝安可感重教金玉賜鷗

情鶴思為詳看

題二我圖 成

扁舟何意泛茫茫曾記飄蓬歲月長
萬里驚回波浪窟一身恰占
水雲鄉井沉已定形誰幻夷險由來境自嘗
笑指今吾非故我好攜綠綺弄朝陽

巨川未濟恐虛舟願為先生進一籌
但有舳艫堪利涉漫言泉石已勾留
鴻飛那復尋前印鯤徒須知逞遠謀
會待長風重破浪蓬瀛穩上最高頭

呈括蒼蔡文恬仙

別因賦

時括蒼陷於粵寇蔡文避跡來甌辱與忘年之交臨行書每將遠大期新交一聯為

椽曹猶有漢時賢指畫嘗居博士前
未許發踪逐鷹犬但看盈座聚貂蟬
書能融會真知道藝到神奇不羨仙
多謝新交期遠大何

治書樓遺藁

妨祖逖着先鞭

和曾小石酬周雨生招飲見寄並次留別韻

一身去住半城鄉
悔為饑驅不自強
祇對頑皮鑽混沌
翻教詩思隔津梁
拜床人欲師之渙
坐廡僕還媿景陽
乍捧瑤章狂擊賞
唾壺聲較漏聲長

醉餘歌闋月西斜
支枕仍留公瑾家
顧我清謳傳柳影
知君雅愛有蓮花
三餐祇合充煎鱸
五色偏勞饋對蝦
為問當筵盧李戚
何時同泛武林槎
十年相識話前緣
佳句傳來欲問天
報爾難酬青玉案
宜人似坐紫茸氈
酒澆纒魄終難化
書借春明許自便
我是大槐觀望者
却隨郭泰得同船
何人談笑罷兵戈
華衮居然換薜蘿
三月凱旋原是捷
十旬休暇

豈云多慎江雲散還留蜚敗壁涎乾却落蝸知否海城有燈市還期掃逕待君過

詠懷再疊前韻

蓬弧無計出粉鄉枉稱男兒四十強豈有三鱣來教舍空隨雙燕話雕梁棋觀近局渾防競樹到成林恰向陽不是嚴城留客騎槐庭應喜日舒長

留雲亭外月將斜刀斗聲中苦憶家閉門未能供菽水沿街那許唱蓮花身依華屋藏如豹心怯輕波躍似蝦事事不如人意處却

同澁路擁歸槎

欲借濁醪滌俗緣生來不識醉中天誰教田孟營三窟肯為江郎割半瓊成事終漸才碌碌解嘲難詡腹便便舊曾游處難回首天竺叢林甬上船

廿載曾驚海上戈，狂風時復動纖蘿。
書生投筆成名少，賈監輸金拜爵多。
但見嚇鴟爭腐鼠，翻教伏蝎藉涎蝸。
從今只願春暉駐，長使趨庭學經過。

九日同潘先生芝崖偕項君嘉甫登高嘉甫追次往年重陽

賞菊韻四疊見示勉和一律

糗粢花飲漫同嘗，多病登臺也太狂。
憐我生偏逢厄閏，余以壬午閏三月生

素患疾飲是日與兩君同食麵啜茗歸而腹痛故云多君游最喜重陽，
楓留霜葉晚逾麗，菊

茁晴葩暗送香，珍重年華還努力。
休論烏兔逐人忙。

達卿自題潯陽琵琶畫篋戲和

銀燭畫屏幾度秋，琵琶無復錦纏頭。
多情最是當時月，仍照孤眠

一葉舟

縱然一曲博千金，誰為衰顏更賞音。
自嫁商人原老大，撥絃祇當

白頭吟

曲意詩情奈若何
蘆花風起月舒波
千秋一夕成佳話
猶自樽前

斂翠蛾

曲罷何曾誤拂絃
蝦蟇坊下老書仙
空勞司馬時時顧
不似周郎

正少年

溫州

中國書法史

浙江大學圖書館藏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滿庭芳

恬仙蔡文與余游處者累月將歸錄少游山抹微

有筆空投無弓容挽相逢那復分門試聽刁斗聊且對芳樽多少

珠塵玉屑乍提起愁緒紛紛怕回首鄉關戎馬未秦賸荒村銷

魂歎是處驚鳥未定把盃難分問誰與年年笑語溫存此會終須

別也雪泥爪空著遺痕送君去文園舊侶搵淚話朝昏

愁緒抱雲情絲釀雨幾時身到君門昨宵曾約良夜再開樽拋却

東山好月空回望羽檄紛紛謝池上渭城唱罷城市似山村游

魂歎年來薪桐幾爨椽竹疇分最難得中朗妙賞臨存忍聽先生

去也羅襟上酒認新痕傷懷處江心潮上帆影悵昏昏

前題

小石叔賜和前詞再次奉酬

小試吹竽拚教引玉頰赤欲掩無門薔薇盟罷一讀一傾樽難得

少游故事經裁翦錦段紛紛却回首竹林游處秋月隔遙村銷

魂嘆此際阮家南北富儉攸分幸老輩銅盤梨棗猶存惟願人間

煙火祇認做過去泥痕知更豫瑤章疊和拈誦鬧朝昏

又小石叔五疊前詞見示重倚奉酬

舊事重提閒愁頓起回頭四跌龍門無心餐菊破悶醉陶樽同是

秋風敝扇奈斷絲周羽紛紛夕陽外吟蟬冷咽楓葉墮江村

魂想樞旣竹林雅趣誰與平分止留得心苗歷久猶存縱似草根

易腐春到也尚茁新痕况乘化飛螢有耀點點照幽昏

又中秋後詢小石叔近恙兼當話別

頽却涼風怕看冷月洞房深秘重悻漫斟爐藥甯似餒醜不是

傷秋宋玉也愁聽蟲語清淒緣底事恁般消瘦燈影照支頤

遠堪笑我歸來似客客去如歸算兩度燕鴻尚定瓜期難得連床

長夜恐相思又減腰圍須珍護重陽強健把臂上丹梯

又

小石叔再和前韻
東西園諸友因重倚

霞洞風高雲亭月迥相邀曾入書幃靜餐沆瀣那復嗜醇醪怪底

秋蟬吃露托高梧猶自聲凄君知否饑驅我去筮易笑觀頤

遠想此際分飛南鴈霜信應歸歸客尚蕩算蟾窟拈香天上愆期留

伴閒人暫住休爭覷腰帶金圍喜青鳥桃源有約催爾踐仙梯

秋闈停試達卿先歸畢姻宮
祀花燭當讓表太史一着

步蟾宮 送周達卿赴省是年
因匪擾辰十月鄉試

君身修得梅花到盼十月嶺頭開早天故把選期遷待成就

簷一笑 姮娥曾識清癯貌守仙桂親簪暖帽回頭竹外是何人

尚賸我霜欺雪傲

來春看捷泥金報正梅杏瓊筵相照歸來林下美人迎整花燭宮

袍兩曜 賀筵應不遺張老最喜是周郎年少和羹他日漫安排

想堂北蘭芽待告

送君下放甌江棹恰潮上東風初嘯蒼山一路達金華問賊去瘡

痍孰療舟輿千里憑凝眺請認取文章孔竅西湖為我訪林逋

怎獨耐霜天料峭

又得達鄉和再寄

虛齋何幸春先到喜驛使寄梅來早相思正鎖碧峯寒却贏得開

函一笑新詞便肖清真貌君家美成有清真詞集想下筆情酣脫帽當年

不耐嚼寒香怎惹得梅花骨傲

一封恰接瓊瑤報隔千里心期相照吟闌新月上簷端想蓬背清

耀輝正曜寒山應覺霜楓老怕今後歸鴻越少歸鴻越少也休論

但願取賢書早告

慚余欲逐游仙棹怕空惹孫登長嘯歸來整理舊丹壺奈愁思紛

紛孰療 拋書負手閒 憑眺聽撲撲 蠅鑽紙竅 憐伊急欲起 開窗

又乍怯 寒風料峭

雙頭蓮

聞達卿不及入 闡賦此寄懷

疑假疑真疑 旅雁參差誤 傳消息 山程水驛 奈屈指 頻數途遙期

迫等是 納卷都堂便 分開通塞 知此日 原少仙緣 蓬萊可望 難即

捷徑失却 終南

時有由諸竟 隔斷龍門高逾千尺 熱腸冰滌想

索墨藏牘 翻留全力 羸得兩浙西湖 添今番 游歷休 羸得及 早歸

來君歌我笛

應天長

代壽某 翁八十

桃紅還着面 想雪鬢霜髻 上應星宿 春水杖潭 幾度新醅 釀綠婆

娑供醉舞 唱一闌 太平新曲 便百歲 鍊液餐霞 有誰拘束 惇史

應者錄祇美意 延年未滿 鄉樸堂上 斑衣那羨 陶情絲竹 雙瞳秋

治...

水似還親率佃耕重牧最好是深夜青燈坐聽兒讀

滿庭芳

代壽葉小莊翁

望杏成林趨槐有市辦香來祝先生丹鑪絳帳長駐老人星多少

鸞歌鳳吹頌糜壽濟濟英英春風裏舊時鶴雀慚媿負冰清

情曾記得謝公授律馬氏傳經為津梁未得跡阻蓬瀛惟願虛天

日永使百年問字元亭喜追隨含飴課讀有味共燈青

得省之達卿函喜主楊芝庭因寄

即用卽鄂夢三醉韻

紅繡鞋喜相逢蘆蘭芳杜恰知音風月高梧唐人耐久知情已

暢意多如談玄欣有主保赤屬吾儒時省之達卿為應笑我青氈

悶處

迎仙客 俺正在困吟哦似轅下駒又只覺隨風塵如波裏鳧難

擺脫是有萬斛的珠穿愁緒剛東山盼鯉書南蕩傳鴻語奈開函

聽城頭笳鼓無情拊望不到飛雲渡

代題某小照

雙調漁歌子

綠蓑煙青笠雨一竿孌孌來何處烹鱸魚酌醪醕

壁月高懸天宇

趁江鄉渺渺渚幾時得拂珊瑚樹我方來君莫

去請結漁樵儔侶

喜遷鶯

題周蓮淑問津圖

柳橋飛絮和流水

落花暗通桃渡蘇逕侵雲苔床支岸有客平身凝

不是歸田彭澤也

非尋春雀護特諮詢湓江環繞蓮峯何所周蓮

生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

聽詐這豁壑樵月釣雲是吾

儕流寓海上鯨橫山間豹伏難許英雄遐舉要試斬蛟妙技正問

當今周處且回也

待太平捷報拋冠來任

畫錦堂

李君履甫客鹿城於逆旅壁上見美人獨立圖頗佳而無款識亭有小印審之乃其先人松士先生筆也

急以他畫易歸
重裝潢為家寶

這傳神阿堵氣韻生知難將周昉笑勝似虎頭癡
 拈鳳管貌蛾眉
 紹述有佳兒幾銷沉珠回璧返天假奇緣
 分明我父吾師接龍
 眠遠派祇是家規心傳留粉本手澤重敦彝
 覲神詣企孝思令我
 媿搗辭剛根觸卅年前事畫隱難追
先君官鎮海有畫課顏其齋曰畫隱今遺跡不可復追矣

溫

做

代家嚴祭仁山妹倩

八月初旬亢暘得雨焦禾枯穗如病獲愈生意翹然歡騰比户
綽垂慈匝地恩普嗟君何辜竟罹二豎風摧雨折遂捐塵宇
兩虛風餐潮吼海號秋江一水曾不容舸魚沉鴈逝悵望波濤
決辰訃至有首空搔鶴駕誰導鵬賦誰招何慕葛翁神聳九
霄何企漆堂樂解天殒嗟余寡妹藁砧安在室律攝擋形頽
心悔思我弱息閨箴孰誨言念甥館莞莞苦塊哀遺孤和血
飲淚未了向平何遽其背君今曷往脫屣以游或歸玉甌
或隱龍湫窈冥恍惚逝焉難求霜淒楓晚月黯梧秋古籐陰
下冷不可留魂兮歸來帶橋之隈半間軒殿息來園開凌雲
回睨應聯鄉臺菊垂霜蕊黍釀香醅黃柑丹荔叢薦蘭陔遣
兒助奠有淚盈腮靈其不昧鑒此樽壘

與蔡文恬仙

客中暢叙不吝金玉之音別後惠言更寄瑤璋之勗萍踪偶值知
愛如斯紐佩之餘益增顏赧比惟仁里言旋德門萃吉在貴郡同
罹兵燹而潭府多所保全報施善人天固別具神巧彼跳梁者豈
能自主耶某青纒坐困仍復無聊讀寄抄辨志一篇覺十日十手
嚴於指視誠如原評所云反身自問如菱花對照者自念幼誤菴
嬉長隨波逐身如斃繫識類管窺堂上未紓筋力謀拙甘旨膝下
自課頑皮學慚弓冶時更習市上之塵囂慨逋負之臺積求為一
室之人且不可得等而上之敢希冀哉所賴庭訓維嚴座箴屢寄
提撕驚覺收其放心庶此志但有灰燃此身不致瓦碎耳秋闈文
戰久不敢作逐隊觀光之想第不得陟天竺泛西湖更枉道登門
一遂拜謁為歉家小石叔和滿庭芳詞曾蒙賞鑒續彼此更有酬

代一家嚴壽蔡鑑卿太翁七十叙

余昔主講東山兒館於山麓周氏周故多客兒得悉其一時英俊

每省余輒有所述獨稱與蔡君建之交並言其尊人鑑卿太翁老

成端慤今之隱君子也故建之奉其家教益謹飭因請以建之長

女為冢孫德祿配申之以媿好余固喜兒之能擇所與友且辛賢

喬梓之不以余為鄙也祿孫既授室余始識太翁於家日與言論

古今知其有斷制而出以柔忍多才藝而守以慎密故於攻黃之

學青鳥之術與夫音律步算無不研究其理而皆未嘗輕試其與

人意見偶歧一語不中不復與辨是而默然自守其志但人見

其恂恂然以為是謹厚人也而不知其胸中固有卓然不可撓者

碩兒雖目為隱君子抑亦未盡悉其底蘊歟粵冠告警人爭外徙

建之既挈眷僦余舍往迎太翁則嚴城旦扁烽火近逼建之徬徨

瞻顧遙見所識於雉堞間者仰呼以情求轉白太翁聞之則登城
俯詔建之曰吾向以隣舍紛若鳥獸散而礮車轟擊不絕恐婦稚
驚悸失措故令汝攜之出真謂此城不可居而蠢爾跳梁者能撼
我金湯耶不久當自斃耳於時城上下皆屬目太翁去不顧建之
乃返述其狀余笑曰是我所謂卓然不可撓者於斯益信當是時
余里人驚傳樂冠將渡江而余獨決其不能至顧無先見如太翁
以余言為信者因以建之所述與羣從語之余弟尚齋久慕太翁
之為人至是益敬服知其季女尚未字遂亦聘為家婦以授余姪
式緒室式緒畢嫺太翁再至余舍距初見已三載而精神矍鑠如
舊矧其言論愈益醇篤此固建之善於養志亦太翁克自享其天
年也今夏太翁七十壽兒碩請為壽言以祝余曰太翁不喜諛余
亦非善頌且今之製錦為辭者幾於家彭錢而人曾聞其誰信之

兒曰人惟無可稱術而強為之辭故可嗤今但叙吾兩家之好與
素所知其卓然不撓者俾緒弟林兒兩夫婦誦之以介一庀少助
建之戲彩之娛是亦異於世之為壽者太翁或亦樂其言之質乎
余曰可遂次所叙命兒書諸屏云

溫州府

呈家大人稟

敬稟者頃奉手諭處置爛梨頭一節誠為妙計第有膽識可與言
此者絕少即間遇鐵中錚錚亦苦無阿堵物供其揮霍或且謂依
計而行保無一二漏網者藉口復仇歸而嘯聚將接艇而至人且
以我為鼯錯之愚而不知有制於其前者必能拒於後獨無如我
謀適不用耳曩時所招台人未聞有何保林其人現黃城之賊已
退差可少寬厓注前有書生某為某所辱亦有學中人為某生伸
理其事則甚冤其人則非盡善不與聞可也陳明府病假近一月
不視事觀察下檄委某司馬署理輒有邑紳為明府保留而四營
兵目亦齊集道轅聲言所欠米餉甚鉅恐新官不理舊事願得大
憲一言為質適有弁帥某乘輿而至兵曰是為某司馬請謁也則
羣揮而碎其輿弁帥驚逸觀察亦懸牌吊委或者謂軍興之際大

任不可遽更今日之事可謂俯順輿情獨是私心所仰望者方期
 雷厲風行鋒不挫於發軔乃軍儲缺乏動多牽掣誠有難言顧有
 居其位之中者可湯為陳慙以狗人心險為檢制以壯威望差有
 裨乎向謂所見不逮所聞豈夢嚙偏有靈應耶毛賊至大荆忽傳
 馬前跪郡中亦有是言今日又聞處賊出城搜括下及石帆將札
 營忽自驚擾謂温兵擁至矣所遺兵杖有為我軍拾得者二事頗
 相類果爾則神庇吾甌異於他處將何修可以答神庥也謹此奉
 覆餘容續稟不盡

與周寶珊 培珍書

晨讀手書知足下痛深折翼慮切擎天為綢繆牖戶之計不辭晷
音瘖口洵可感也良可敬也所云先定內章次理外務此至當不
易之論第謂諸姪未即與言所議須防外人聽則大不然每憶先
令兄智珠自握無一人得通其肺腑致座客嘗滿鮮有危言篤論
者諸弟姪但於會食時偶一接見或竟不交一言而退故面從心
違積久成習一家而或生疑貳一身而竟乏羽翼職是故也某豈
敢於令兄之逝妄生誹議特願足下不復仍其故轍庶積誠相感
異姓可視為骨肉至親不間於讒慝耳自古與人家國者必令其
主與藩侯將相時時相接如家人父子然握手促膝得得運籌決
策於帷幄之中使宵小不得乘機構釁今一門叔姪幾如堂陞之
潤絕而盈庭聚論者亦莫敢執其咎此豈保家之道哉足下甫操

家政所宜博訪廣詢事事就緒使人盡心折不敢藐視其薑桂參
苓可恥為藥籠中物者當不乏其材然在足下知人善任使人願
效忠勤可以誠感不可以術馭可以漸處交不可以猝致非某所
得贊一詞也至於叔姪之間最為切近非可云有待也今試各二
姪詔之曰吾家不幸遭此閔凶家計不止百口遺託奚翅千鈞乃
三五兩叔生而無慧所賴以定大計決大議者惟吾與汝二人耳
而我素性迂懦憚於任勞汝二人少不更事胸無成竹從前出入
嬉戲莫與責也今若仍束兩手空飲三餐將何以仰承祖宗之遺
業而安死者之靈乎自今以後我與汝三人和衷協濟凡一話一
言必婉為斟酌一絲一粟必同相檢點析而為五合而為一孰為
良圖勿扭偏私之見當為遠大之謀從前非議長舌實為屬壻而
不能善為箝制便是丈夫之過此不可責之三五兩叔也我與汝

三人實司其咎今宜痛改前非善圖後策此時乃吾家興敗之轉
關此身乃祖宗倚託之重任此一家也實闔郡指目之巨室吾與
汝三人豈容悠忽而過輕自期待耶况家難未紓莽蜂來螫懲必
之道先宜淬勵若我與汝不相和協則物先自腐蟲輒生之矣嗚
呼使人謂二叔之逝如折吾曹之臂至痛不可忍則可也使人謂
二叔之逝如折吾家之棟大厦不可支則不可也誠如是諄諄諭
勸屢屢提撕或於靈幃前奠香列坐言及傷心則哭泣隨之於密
室靜談論至愜意則傾聽前席雖頑石亦當首肯矧勳模二人固
非紈袴之流梗頑之質耶足下試思親子姪未可與言更誰可與
語者一一至親密友不足採擇豈可求之千里之外俟之百年之
久耶若云俟其自悟徐與相商則斷斷乎其不能也非某狂直足
下不得聞此言惟足下宥之諒之俯而採之則幸甚禱甚

迂軒記

迂軒先生碩舅氏也。客有謂予曰：子幸數奉教於先生矣，亦知先生之所謂迂乎？碩曰：願聞。客曰：先生苦心孤詣，無所師承，而積學深邃，其於人事每見微而知著，其於物理必窮源而竟委，使稍出其長，與時賢相角，逐固當取青紫如拾芥，迺不求聞達，不趨時尚，獨拘拘於繩墨之內，而不敢一放足焉。以是饘粥僅足以自給，而詩書乃無用於世也。斯其為迂也不亦甚哉？予曰：如客言，將謂先生是其迂而因號以明志歟？抑非其迂而循名以自省歟？以為是也，則必獨行其所見而動與世為牴牾者，吾未見先生有迂濶不近情之行，以為非也，則先生猶有畏於人言而適如子固所謂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吾又知先生之必不然也。蓋先生以為居今之世，其斲方為圓者已習非而成，是由

由然與之處欲自守其迂也亦難矣且夫迂者之所有不為也有
合乎古之猶而迂者之不恤人言也又有類於古之狂迂豈易言
乎哉而謂先生敢自是其迂而居之疑乎號為迂庶乎不喪其所
守耳抑予又聞昌黎之言矣其謂醉鄉之徒不若顏子曾子得聖
人而師之而無事於麴蘖之託昏冥之逃也假令先生得躋身於
宮牆而奉所師承將孜孜焉企狂狷而進勉於中行愈恐其有不
可及也而又何迂之足貴乎此先生於苦心孤詣之時每望古遠
集而不禁一舉累百觴慨然不知身世之何屬也客日如子言可
謂知先生矣請書之為迂軒記可乎碩曰謹奉教

上孫方伯琴西先生書

客臘家小石叔自郡歸盛稱先生意氣懃懃懇懇以先君遺稿亟
宜付梓而深慮不孝孤弗克負荷欲為邀集親知分任校刊並許
賜序以壽其傳且告我小石叔曰吾近來古文之作甚少以無佳
題不輕涉筆今為汝兄撰誌傳庶不負我著作耳嗚呼先生負山
斗之望擅遷固之才慨然以發潛闡幽為已任非有所私於先君
而阿所好也非欲慰不孝之私願而使之知所感也然而鄙賤如
不孝欲求比於當世之大人先生雖呼捨飲血長號乞憐而不可
必得乃先生於絕無請託之先既令家叔預傳諭意又屬徐蔭生
陳寶之兩公先後徵其行狀其宜啣哀誌感沁入心脾也為何如
其宜急切捧狀不孝匍匐奔命也又當何如而遷延至今久稽奉答者
亦非無故焉不孝才質猥瑣自少為制舉業已齷齪不能出人頭

地洎稍有知識輒為饑所驅不能下沈潛功以世其家學一旦失
怙悵悵然不知所適回憶先君之學術性情有噉肝鉅腎而未能
髣髴其萬一者即行事之迹有目共覩亦且心知其然而若喋於
口故舊在苦塊之餘亦曾擬有行述一篇私心竊念以為為人子
者無不欲竭力表揚其親迺或鋪張過當撰記失實適以啟有識
者之訾議矧以不孝之媿陋無聞加以痛腸割裂而率爾操觚其
果能罄所言欲以取信於大君子之前而不疑其誣不嫌其僭耶
昔方望溪先生語人曰吾為誌文不能多述狀中語不孝回知先
生之所見亦猶是矣是以遲之又久而未敢冒昧以進也抑又思
先君之志鬱而不得試試僅其少者非不孝所能盡述其底蘊也
至其論議之所及與感慨而發為歌詩無非自抒其所見今詩文
稿具在得虛懷高識如先生者稍為涉目試一推求諒無不本末

具見而生平可想矣則所謂行述者不過因以考其行藏稽其歲月焉耳迺若先君在日希與先生相見而心交神契者不考亦嘗竊窺其意猶憶先君主講東山時曾為七古長篇題先生海峽受經圖以寄意及得遜學齋大著反覆誦歎其命意之高直造古作者之堂然猶以未讀文集為恨迨先生以禦夷之策不附時議至外遷而不悔先君尤為慨慕後聞先生曰藉守制即今不考趨謁崇堦而不考碌碌無成不及列於門墻前年乙丑先君在宗文講席手錄詩文鈔成帙不考請繕寫以求叙於左右先君曰吾詩文甫定稿不欲急於問世惟擬脩宗譜闕一族要舉汝可錄我所撰譜例小序持以請質時不考奉命惟謹曾囑洪舍親為之先容值大駕應中丞聘遠赴武林不獲如願至去歲錦旋之日不考已惇惇在疚不遑他及矣嗚呼痛哉先君心慕先生之文不能讀全

集於生前而特獲銘序於身後夫豈先君所及意哉今先生不待
不孝之哀慙而輒為議梓道稿諄諄致囑謂非於先君有無言之
契歟使先君有知其慰藉於九原者為何如也茲者詩文鈔已全
錄謹託賞者恭求鑒定其譜例小序亦繕呈一冊而附以不孝所
述行狀先生觀覽之餘或撰誌傳或為文集序宗譜序擇其便而
為之可矣至行述之言詞蕪冗序次無倫儻蒙大加郢削俾得附
刻於簡末以當年譜之作庶使後之讀我先君遺集者亦有所稽
考焉則尤不孝之私願而未敢以請也書不盡言伏惟裁答

又

中秋日接到金陵所寄賜撰先君文集序循誦再三感泣慙汗莫
可名狀伏念古人著作等身其窮老空山罕有過問及身以後遂
至湮沒者何限即精光魄力磊落軒天也有終不可磨滅者亦或
至數十年數百年始遇一巨儒識拔於沉埋缺墮之餘為之鄭重
刮磨表而裸之以顯於世若是乎有心賞識之難其人也今先君
捐館舍方一二年先生輒錄其義行以銘諸幽又論定其遺集以
為文則歐曾詩則韓杜而言行亦不失為程家之徒且慮鄉曲之
士習於所見或未信為然也復申其說以為之序謂士有讀先君
書能得其意而深求之可以為水心止齋即可以為子長永叔賈
生蘇氏也則是一言而使我先君遂與諸大儒鄉先哲並垂不朽
先君雖抱道不過鬱鬱無所試以終亦無可恨於九原矣然推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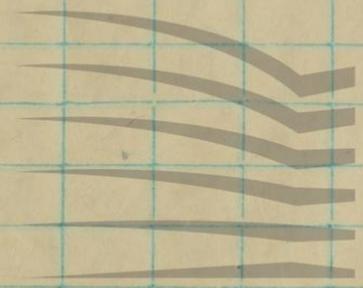
生之意若不僅為發微闡幽獨令先君有所藉以傳也蓋願吾鄉之士盡務為古人之學故引之以近時作者如先君使欣動感慕去其畏難之私知精深變化固可以學而能焉非盡盛德其孰有此詔往開來之至意獨惓惓為後進告者乎且夫稱人之學即以其學為人人勸大君子之用心如此宜無不敬而聽之也乃詔以古人之學則以為不可幾及示之以生同鄉里者又以其近而忽之先生言及之不啻責之深矣矧碩也身為人子不能讀其父書夙昔庭訓漸焉不復記憶而悠忽半生頽然日廢具見於先生者固當百倍於他人此碩所以捧讀再三感激徬徨至於涕汗交下而不能自己也夫碩何人斯先生獨矜而憐之採其狀語為銘先人之墓序家藏之集雖先君文行誠有當於仁心而先生之以寵錫於碩者亦厚且重矣而碩曾無一事足以仰報涓埃私心

揣念寤寐何安惟有仰天嘿禱願躬令公之勲業復見於今日且
使華封人遂其私祝焉耳至集中所賜評語俱照刻示查錯韻知
者改之餘闕疑其駢體詞曲及未入正集之文錄奉令弟二先生
鑒定附刻外集二卷約臘盡春初可以藏事容俟刷訂專寄謹將
奉到序文私鳴謝悃先繕稟聞統求垂鑒不盡

溫如

浙東雜記

卷之三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項玉峯玉泉兩翁墓誌銘

同治辛未六月碩客甌卹我友項子守亨肅容慘狀長揖而前曰
亨不幸二十年無怙無恃伯父侍以至於今今又喪我伯父矣烏序
痛哉昔我高祖道瞻公由徽之太平遷溫曾祖諱振元有子九仲
即我祖諱錦龍以孝義稱生子二長我伯父玉峯公次則我父玉
泉府君也伯父性純篤見人恂恂然無所短長而喜濟人急雖艱
鉅必竭力營幹一一當人意始無憾人以是稱為長者我父沒伯
父作和義堂記述其義以示亨謂我祖我父庶幾有先世南宋處
約公父子風君固嘗誦其文矣亨恨不及見我父行事乘間問及
伯父輒嗚咽若不勝情又不敢屢以請猶憶歲十四五時嘗侍伯
父食方舉觴顧謂亨曰余向外賈汝父見余歸必具時鮮雖忙迫
必親視膳余性嗜飲汝父不諳一滴酒嘗以湯飲飯一啜而盡所

進甘旨未嘗一鬻怡坐勸加餐必俟余終席方起久之愈不衰而
今已矣余生不嘗見吾弟矣言訖淚涔涔下遂輟飲亭念不及侍
我父又不及如我父能博伯父歡今竟聽其呻吟俵以死也豈
不痛哉我父葬宋魯山之陽伯父塋生壙於其左謂生不得久聚
首死當長守一坏土今諏七月二十四日奉合窆君獨無一言為
泉壤光而抒亨之哀慕乎碩乃避席對曰夫發潛闡幽以為世風
者此蓄道德而能文章者事碩則何敢獨憶數年前吾子以玉峯
翁壽乞言先君子詩有我讀先生和義記甌東自有不凡才又有
實學原從經歷得佳文都本性情來句竊意玉峯翁賈者何推重
若是及讀和義記云有高某者以情之告玉泉翁既佐其生恤其
死終且撫其後又聞榜人號寒聲陰以衣食推解之戒勿言其所
為難賢者未易數數觀而玉峯翁述其弟行燭尚陰德其意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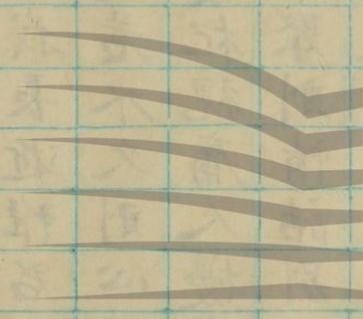
重益可知矣宜我先君子推本言之謂真有何歷乃為實學能寫
性情自是佳文也嗚呼可以傳矣所恨碩無文不足為兩翁重聊
欲抒吾子之哀先為之合誌藏諸幽他日隴岡之表吾子自為之
可也謹按玉峯翁諱懷瑾字世安從九品銜生某年月卒某年月
配孺人王氏任氏先卒子守豐布政使司理問銜女一適某孫一
某幼玉泉翁諱懷珍字世明太學生生某年月卒某年月配孺人
華氏子守亨廩貢生孫三承權承鈞承椿皆幼銘曰
和於家義於鄉畸人偉節曷若庸行之有常生同氣兮死不妄安
且固兮茲土俾爾後以允臧

祭周寶珊文

嗚呼小別五月瞥見無言口闕於毒舌結其根倦眸注視心曉神
昏欲語不能費志銜冤粹覩彌留令我驚魂侍病三朝醫禳無門
中道離羣痛比覆盆眷念疇昔終不可護君嘗規我少春夏氣局
促轅駒昌徵凌厲不知諧條為世所棄君有仲尼委我會計君踵
兄後苔岑益契質以慎密忘其觸忌憫我艱窶緩急量濟愈我疾
疾温辛酌劑方慮弱軀螭蛇速斃豈意壯年先我長逝惟君之生
不類紈綺勉事勤劬家聲日起與世周旋淡交若水久則心醉如
飲醇醴人方謂君充實而美孰識君心常懷憂杞視庸人擾事事
可已欲已不已病遂劇矣憶我識君十有八年聚則情話別則意
牽邇筒往復累幅連箋今竟無言永訣各天睽東山月逝水沉淵
傷西園菊泣雨含煙室廬如昨人琴渺然短楮束芻莫罄情田冀

君有靈佑啟後賢代謝如此又何慨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君有靈佑啟後賢代謝如此又何慨焉' and other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兩生周君墓記

君諱作霖字培亨兩生其號也居郡城謝池里姓周氏先世自閩徙甌十餘傳而至諱某者君大父也諱某者君父也皆以善居積致富君之伯兄曰培元踵父掌家政家益富而遽殞君年十五奉繼母命廢學持家遂延師課其三弟及諸姪至成立授室友愛無間君年雖少而性量過人遇艱難叢脞恬然若不為意而諸所措置率井井咸豐癸丑夏大水溢城市饑民謀奪食君出貲運米為粥糴人賴以全活而諸巨室亦卒保無恙辛酉八月平陽會匪入城君家及所置質庫皆被掠賊退而官自外至君遽輸若干金為富民倡官得藉以倉卒調防而所募台勇粵艇皆驕悍獨坐索需餉不圖進勦時余方奉辦民團瑞城被圍日夜望郡兵來不可得久之閩師至乃與民團夾攻會匪破餘孽有竄至處州者鈞引髮

逆復寇郡城君又輸金且督民團上城死守閩師益奮擊賊乃遁
先是甲寅冬樂清奸民竊發君慨輸千金郡城有備奸民敗戊午
春髮逆陷括蒼郡城戒嚴君亦有所輸而官兵抵青田賊不敢順
流直下假令辛酉之役既得君輸金之倡官兵速行率瑞平民團
直搗會匪巢穴固可聚而殲諸而髮逆無所鈎連或亦不敢來甌
乃曠日糜餉卒致毒癰橫潰大創而後平者固有任其咎矣君豈
能於未事之先逆料其為虛北之擲而各所輸哉君持家不二十
年先後所遭多故難行若無事而精神意念常不欲後於人體遂
以羸而多病病中猶督工匠建家廟構園亭余嘗數詣其園君輒
歎留作竟日歡座客常滿言或不当若弗聞者容退而與余盱衡
時事言論頗中肯綮余固知君不臧否人物而胸中自具涇渭也
既而大吏閱捐籍屢得君名遂以入奏而君嘗捐修城垣得議叙

國子監典籍至是請獎復得鹽運使司運同公君曰我數破家財
豈止為身謀哉因加請封典而大父某父某皆以朝議大夫晉贈
中議大夫大母某嫡母陳皆以恭人晉贈淑人繼母沙生母章暨
妻楊皆誥封恭人晉封淑人妻陳氏生子樹海女一俱幼今年春
君家卜葬君於某山之原俾來告葬期且請為記將書諸墓屏余
謂誌墓之文納諸壙者若墓銘墳記樹於外者若阡表墓碣記於
屏不知何自昉顧余既習君行誼不容以嘿嘿者遠述君生平大
概以應其生卒年月令別刊石藏諸幽室茲不具著

弭盜議

自昔弭盜之法有捕有防有撫三者分內外區良莠兼恩威有相
輔相濟之功無偏舉偏勝之術相也勢因時宜鑒古成規由今律
令擇所可而行之如是而已然而議者每喜為寬大慈仁之說皆
曰弭盜於既事何如弭盜於未形於是言防盜者謂清戶口聯什
伍杜漸防微如新鄭之圍營陽明之保甲不易之法也言撫盜者
謂輕徭薄賦開衣食之源恤流亡之隱如龔遂之諭渤海郭伋之
守潁川何難化盜為赤子也信如斯言豈不煌煌乎正本清源之
治也哉古之時俗尚和親人懷忠樸一室憂危則羣生憤激至其
所以為盜者第迫於苛政繁役與饑寒之所驅故聚而防之撫而
安之皆易為力今則居民尨雜半非土著富者貿易而寄籍貧者
流販為梟徒平居無事既漠不相關猝聞盜至土著者率皆閉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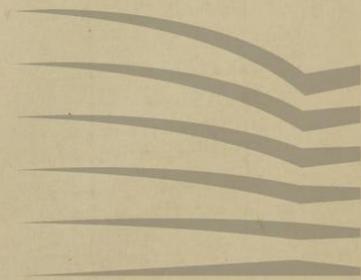
銷聲不相援救而流寓游于者輒乘機加肆焉欲防之則宵而劫掠晝而遨遊市井孰敢詰之欲撫之則幫夥孔多安插無地編為卒伍既無額可補募為壯勇亦無糧可給故為防為撫二者均非今之所暇議也然則舍捕而盜無可弭乎曰非也惟捕而後防與撫可遞施也雖然瀕海之區有洋盜有山盜洋盜則商舟受其荼毒向固責之舟師而今之坐鎮一方者且不復問諸水濱賤何敢議山盜則穴山為巢其勢尚孤捕之尚可弭最難弭而叵測者其惟未形之流盜乎以舟為家自郭而居持刀劫人十百為羣陽假冒易之名而隱蓄窺伺之心闕吏何從詰其來捕役無從迹其踪冒昧而圖之適激其變因循而縱之愈長其惡如是而策所以弭之之方又不可概議捕矣夫曰惟捕而後防與撫可遞施者何也曰惟勤於捕而後有防有撫亦惟勤於捕有犯之人詢其為土著

則寬而怒之而勸之守望相助詢其為流腐則痛而懲之令密疏
其黨首之名察其果有生產於茲土者則因而撫之令於同黨之
中保認其可信者使之約束不可保認者則以漸驅逐之務歸其
犯白晝持刀者殺無赦是不必其為盜也而盜可漸弭矣迺若盜
案猝發則精選幹役毋吝賞費厚以卹之嚴以限之而案未有不
破而盜未有不獲惟有寔心者自有寔政耳至招厥渠魁率其醜
類授之弁佐使反正而效命焉則非吾不測之神威足以震攝其
心至誠之感化足以鼓舞其志或未可以輕試也夫

論語正名解

自古非常之變惟聖人處之至當為之甚易論語正名之言夫子以告子路必有以安父子之位正君臣之統一轉移間而息爭定分足為千古處非常之變之法者彼謂能正名則為衛政不能正名則不為衛政更無委曲調停之用者固非即謂聖人明知其名之無可正而始為是正論者尤非也朱子語類謂當去輒而別立君以拒贖夫輒為衛人所立去輒則既拂民情贖為晉國所持拒贖則必興戎事至若請於天子告於方伯正其不正而名自定亦不無張皇震動之嫌非惟其勢不能抑亦其理不可或者曰夫子得政於衛不必別有廢立而能令輒與贖自為去就此亦進無據之說或又謂正名之說即不為衛君之旨蓋夫子直斥衛政之不足為以明其不仕衛之心耳然則聖人與人家國亦有無可如

何而委而去之之時耶竊嘗謂夫子不仕衛則已夫子而仕衛則
從衆以立輒而無事兵爭明天屬之恩陳倫常之義動輒以不忍
之心而使輒迎賸而養之深宮如後世太上皇之稱者將率羣臣
而朝輒而君臣之統正率輒與羣臣而朝賸而父子之位安處之
至當而為甚易庶有當乎聖人處非常之變而足為千古之法者
乎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淡江大學圖書館
0462